



蒋天流与母亲李佩芳



蒋天流(右二)与父母及作者

## 父亲与蒋天流的故事

也是“右派”。我们全家挤在一个“筒子间”里，别的住房则被“革命群众”占据了，因为他们负有“监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的特殊任务，要定期向居民区治保主任汇报区内“七类分子”（地富反坏右黑资）的一言一行、往来亲友等。

在那个时期，“旧知识分子”的亲朋好友之间，相互不敢往来，惟恐受到牵连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蒋阿姨竟然跑到杭州来探望我们一家人了。

那时，我作为知青早就下乡插队落户了，在一所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。蒋阿姨来我家时，我刚巧学校放假回杭州，不期而遇，见到了蒋阿姨。

她的言谈举止令人印象至深，虽说那时是文革中较为宽松的时期，但是，住在我家隔壁的“革命群众”依然绷紧了神经：这个右派分子的家里居然会来一个客人。小孩子“革命群众”便当面对她（蒋天流）说：“这户人家是右派分子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还要与他们往来？！”

傍晚，居民区、派出所果然就来查户口，向我们家指出，按规矩，外来人员一定要登记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文革时，对于“受到冲击”的人家，人们怕受到牵连，避之唯恐不及，而蒋阿姨居然处之泰然。她到我们家，父母一如既往，陪蒋阿姨到西湖游览，还留下了几张至为珍贵的照片（图）。

父亲告诉我，蒋阿姨是上海早期有名的演员，演过《云霞》、《圆谎记》、

《家》等，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，以一个“太太万岁”的话剧而红遍大上海。

我没有看过这个戏，父亲便说，《太太万岁》讲的一个浪荡公子娶了一位贤慧的妻子，妻子帮助丈夫成就了事业，未料，先生有钱了以后，却到外面花天酒地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又回到了妻子身边；太太无怨无悔，再次帮助先生重整旗鼓，丈夫终于从贤妻那里获得了感悟，学会了做一个好丈夫了。蒋阿姨在戏中就是扮演那个贤慧妻子，惟妙惟肖，她的演出，感动了一代上海市民，也成为时人街头巷尾谈话资料。

在蒋阿姨与父母的交谈中，母亲不由自主地谈到蒋阿姨当年演过的角色。母亲眉飞色舞，如数家珍，令蒋阿姨大感意外，因为当时的人只要说到“毒草影片”，个个噤若寒蝉，蒋阿姨便说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清楚？我都快忘掉这些事情了。”

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窥探到，父母与蒋阿姨虽然分开在不同城市，但是，他们相互依然关心着对方。至于说，有蒋阿姨扮演角色的一些影片，例如，《大李·老李与小李》、《枯木逢春》等，他们更是津津乐道，眷恋怀旧之念油然而生。

每每谈到上海老电影，尤其聊到50年代初，她与赵丹合作的电影《我们夫妻之间》的许多细节，以及这个影片后来的遭遇，失落与感慨油然而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们之间仿佛有默契，对于那些成为政治运动中

的“毒草”，常常轻描淡写，或避而不谈。

父母与蒋阿姨说起在反右与文革运动中的遭遇时，蒋阿姨总是不无同情地安慰说，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历次运动当中，许多剧作家与演员的情况也差不多。

对当时正在上演的电影《难忘的战斗》等影片，蒋阿姨说了不少幕后的情节。她说，达式常在上海平安大戏院外被热情的观众认出，挤得水泄不通。这令她不由想起当年自己演《太太万岁》时的热闹场景，感怀之情溢于言表。

1980年，父母的“右派分子问题”均获得改正。“落实政策”以后，母亲第一个通知的人就是蒋阿姨了。蒋阿姨很快给父母写了回信，说道：“龚老爷是个人好，忠厚老实，我早知道，他的冤案总有一天会改正的。”蒋阿姨依然按小时叫法，称父亲为“龚老爷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蒋阿姨又有几次来到杭州，见到了父母，可说劫后余生，感慨万千。一直到父亲去世前的一两年，他们之间仍然有书信往来。

每当我见到父母当年与她一起拍的那些照片，就会无名生出许多感慨。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，如此的真诚，如此的坦诚，有些话，彼此间不用说，就能心领神会。

承诺，文帝不得不答应独孤伽罗，废除三妃六嫔制，与独孤伽罗一夫一妻长达40年余。这在中国封建王朝是绝无仅有的。到了晚年，虽然文帝有些心猿意马，但无奈自己的短处拿在老婆手里，他也只能打落了牙往肚里吞。

文帝除了畏惧老婆外，恐怕还有爱的成分。在文帝的眼里，独孤伽罗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女人，尽管她有极强的嫉妒心，但她的身上也有着许多别人没有的魅力。独孤伽罗十四岁就嫁给了杨坚，她处处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己，尊敬长辈，柔顺恭孝。文帝上朝时，她与帝同辇而进，至阁乃止。

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可隋文帝为何偏偏惧怕一弱女子呢？

常言道：女子要想在家中有地位，必须娘家有人。独孤伽罗的娘家可不是一般的“有人”，父亲是北周大司马独孤信，也是杨坚父亲的顶头上司，掌握着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兵马大权；而独孤伽罗的姐姐则是周明帝的皇后，其家世之显赫，在当时无与伦比。即便后来杨坚当了皇帝，朝中大臣也有不少人是独孤信的部下和家臣，比如，著名的宰相高颎。面对这样一个有靠山的老婆，杨坚只能忍气吞声。

而独孤伽罗本人，她生性聪慧，学识渊博，通达古今，性格刚强果断，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。在杨坚成就帝业的路上，独孤伽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公元580年，周宣帝病逝，关键时刻，独孤伽罗挺身而出，亲自进宫，要求女儿杨丽华（宣帝之后）下诏招小皇帝的外公入朝，督办内外军事，以大丞相的身份辅政。当晚，独孤伽罗还派人给杨坚送信说：“大事已定，骑兽之势，必不得已，勉之！”同时，在帮助杨坚剿灭尉迟迥这个最大的隐患时，独孤伽罗不惜动用了自己家族的一切力量来控制局面。可以说，隋朝的江山有一大半是独孤伽罗的功劳。对于这样一个美丽智慧的老婆，文帝除了宠爱和敬畏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文帝怕老婆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曾向独孤伽罗许下诺言：“誓无异生之子”，平生只爱她一人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每当见到父母当年与她一起拍的那些照片，就会无名生出许多感慨。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，如此的真诚，如此的坦诚，有些话，彼此间不用说，就能心领神会。



独孤伽罗网络画像

## ■魏斌

有什么能让一名业已受到伤害的女子断绝对丈夫所有的幻想？善良女子汪兴蓉在惨遭丈夫第一次的杀“死”之后，依然没能挡住对丈夫的“爱”，当她“死”里逃生，再一次千里迢迢与丈夫异乡重逢后，终没能躲过一劫，被丈夫杀害。

2013年发生在温州的这起凶杀案，历经两年，日前终于尘埃落定：此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，维持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杀人犯蔡勇的死刑判决。

## 出租屋血案惊天

2013年3月15日，家住浙江温州市的谢嘉盛和妻子徐晓兰的心情有些不爽，租住他们家出租房（鹿城区仰义街道涂上路）的房客蔡勇，从2013年1月中旬起，一而再地给他们来电话说要延期交付房租，如今两个多月都过去了，他们夫妇都没见到蔡勇的身影！

这天，他们夫妇决定亲自登门催要，可来到房前使劲敲门时，却发现屋里无人！夫妇俩一气之下喊来开锁匠，可撬开房门的刹那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。谢嘉盛掩面进去查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屋内一片血腥，一名女子惨死在床，而且早已死亡多时。

谢嘉盛赶紧报警。10分钟后，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刑警赶赴现场，经法医鉴定，死者为女性，颈部前一横形创口，创腔内气管及食管完全离断，左侧颈动脉及颈内静脉完全离开，导致大失血而死亡。经现场勘查，行凶者应是蔡勇无疑，他不仅在死者的手臂上写下“我会来找你的”、“那个世界不会有欺骗背叛”等字样，还明目张胆在现场墙面上写下“死者汪兴蓉，杀人者蔡勇”字样！

从现场起获的证件证明，死者确为蔡勇的妻子汪兴蓉。鉴于案件的恶劣程度，刑警迅速展开对凶手的缉捕行动。2013年3月20日下午，蔡勇在老家云南彝良县被鹿城区警方抓获。身份证显示，蔡勇生于1986年10月，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人。而在被控制的前一天，他持刀自杀过，但最终自伤而没有死成。



## 错爱

回上班，但蔡勇不同意她离开，说儿子肖肖的肺炎还没完全好，要在老家再待一段时间。

争论未了，汪兴蓉气恼地提出自己先回温州，而蔡勇听到这话顿时醋意大发，挖苦说：“你急着回去，是为了那个东北高个阿福哥吧！”

汪兴蓉责怪蔡勇想得太多，这个阿福哥是她的同事和顶头上司，平素是个嬉皮士，逢年过节总爱给车间里的每个员工发些好玩的信息，且祝福一个什么节日之后他总还要加句“我爱你”！大家对此也都总是一笑了之，而蔡勇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，不是直接把电话打过去痛骂对方一通，就是找汪兴蓉大吵一架。

争吵的第二天一大早，蔡勇叫醒汪兴蓉，说是想去外面走走，汪兴蓉不知丈夫用意，答应了。两人来到距离家两公里外的一处名叫毛坡的山脚下，四处无人。蔡勇指着远方那些若影若现的山峰，问：“这里风景如何？”汪兴蓉说不错，蔡勇突然冒出怪怪的一句：“如果我死了埋在这儿好不好？”汪兴蓉感觉不对，忙问他什么意思，蔡勇却答，继续说，“其实这个地方真的不错，宝贝，来，我们再朝前走

几步看看。”几步后，蔡勇忽然话机一转说，“兴蓉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温州去还是不去？”汪兴蓉肯定地告诉他，明天一定赶回温州！

蔡勇发作了，奋力推了一把汪兴蓉。被蔡勇推痛的汪兴蓉火了，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树枝向蔡勇抽过去。蔡勇被树枝抽得有些疼，从地上捡起一个大石块，举手对着汪兴蓉的头部挥了过去，一声惨叫声后，汪兴蓉直挺挺倒在地上，淌了不少血。放下石块，见妻子四肢抽搐，嘴角发紫，两眼紧闭，蔡勇朝四周张望发现没人后，背起汪兴蓉的尸体，慢慢朝前面景区的深处走去——他知道那个地方人迹罕至，有大大小小的山洞，平素无人进去，只要把她放进一处山洞里就神不知鬼不觉了！

他选择了一个中型大小的山洞，用力把汪兴蓉身体推了进去，然后用一些石块泥土将洞口遮掩。

匆匆下山后，蔡勇对父母说，汪兴蓉买票外出打工去了，儿子肖肖继续留给爷爷和奶奶来照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汪兴蓉竟然苏醒过来！在发现自己周围黑漆漆一片后，她拼命叫唤着丈夫的名字，却无人应答，睁开眼睛细瞧一阵后，她摸摸四周感觉是冰冷的岩石，这才知道自己身处山洞，她被丈夫“埋”了。

汪兴蓉摸黑走出大山，先来到当地一村落的卫生所进行包扎伤口，卫生所医生询问伤情时，出于保护家人的心理，她对医生轻描淡写地说，是她自己在风景点游玩时给摔倒的。

死而复生后，汪兴蓉不敢回婆家，而是回到自己位于贵州的老家，先是在城里的几个同学与朋友的家住着。其间，她对自己被丈夫埋入山洞之事只字未提，直到34天后她自认为伤好得差不多，这才突然回到自己的家。

听完女儿的讲述，吕凤香坚持要报警，并不顾女儿的阻拦去了当地派出所。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汪兴蓉再也找不到那个埋藏自己的山洞。因证据不足，又加上汪兴蓉陈述，丈夫对自己造成身体很大损伤，后果也不严重，警方放弃了对蔡勇的刑事追究。

再说蔡勇。他认为妻子必死无疑，从山上回家后，他根本不敢面对父母和

儿子，一天后就选择了匆匆离家。他不敢去温州，而来到宁波在一家品牌服饰公司做主管的表哥处。2011年9月3日，蔡勇因偷窃手机被警方实施刑事拘留，11月30日被判处拘役6个月。

2012年5月17日获释后，当他充耳打开那部被警察“保管”了半年的手机，跳出的多个信息中，其中有一条吓住了他，信息是表哥发来的：“弟，这些日子你去哪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出啥事了？我听老家人说，弟妹的妈妈和姐姐在找你们，说你们弟妹好像受伤，有时间要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婆婆！看到信息给我回电话或直接给你们回电话！”发信息的时间是2012年2月6日。

蔡勇心惊肉跳起来！不过，也带着惊喜——也就是说，汪兴蓉只是受了伤，居然没死！斗争了一天一夜，他找了个公用电话，拨响了汪兴蓉手机。

电话通了，蔡勇带着哭腔说：“对不起，兴蓉，是我！”电话那头没有应答，传来的却是汪兴蓉的阵阵啜泣声。末了，只听到汪兴蓉边哭边说：“你在哪里啊，我没死，那天你开玩笑大了，我要是死了肖肖怎么办？他可是没妈了，你也没老婆了……”

## 当爱情染上促狭绝症

久别“重逢”，让汪兴蓉忘却了对蔡勇的所有恨意，连见面都不用，她就在电话里和蔡勇化干戈为玉帛，并还想马上就要见到丈夫。汪兴蓉提出重回温州做事，并让蔡勇过来相聚。蔡勇答应了。

2013年1月3日，夫妻俩在出租屋终于相见，蔡勇低着头有些难为情，但汪兴蓉带着笑意接受了他，并拿出以往更加温柔的姿态迎接了他。

蔡勇又一次感受到了汪兴蓉的好，甚至还哭了，说真的不该那样对待她，并当着她的面发誓，他们以后一定要好好过下去，再也不争吵了，好好赚钱，把儿子养好带大，让妻子从此过上好日子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。夫妻俩相聚才区区7天时间，刚找到工作的蔡勇就再度怀疑妻子出轨，而用啤酒瓶将王兴蓉无辜的同事蔡超砸伤！

显而易见，汪兴蓉是死于丈夫的心胸狭隘，他怀疑妻子的一切，可是，面对这种天生多疑性格的男人，汪兴蓉却为何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爱情归宿。

呢？

记者深入采访时，才知道了属于他们的特殊爱情来路，也令人一片唏嘘——

2008年，20岁的汪兴蓉从老家来到云南彝良县蔡勇的老家，在一家公司上班。有次加班晚回出租房时，她在路上遭遇3名劫匪，幸好下夜班的蔡勇从不远处路过，他当时是附近小区的保安队长。为了救她，蔡勇的腹部背部被捅4刀，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。出自感激，汪兴蓉每天前往医院悉心照料他，两人产生感情。2009年春节，两人幸福结合，一年后汪兴蓉生下一子，取名肖肖，由蔡勇爸妈抚养。

汪兴蓉为人和善，性格开朗，朋友多，但蔡勇天性多疑内向。他始终觉得漂亮的妻子不安全，为此经常查她的岗。此后，两人经常为此发生争吵，汪兴蓉的一些闺蜜多次劝说她离开这样小肚鸡肠的男人，免得一辈子受罪，但汪兴蓉念他当年的挺身相救。为了远离是非，争取夫妻和谐，她还主动提出带着蔡勇外出打工。两人来到温州，可是，纵然是他乡异地，蔡勇同样时时怀疑妻子在“红杏出墙”，夫妇俩继续时交恶！

汪兴蓉的姐姐汪晓华对记者说，妹妹第一次死里逃生后，她和家人都劝说汪兴蓉与蔡勇立即分开，但是，汪兴蓉骨子里还是爱着蔡勇，且她也确实舍不得离开儿子，因为一旦分开，重男的蔡勇一定会要走儿子，而让儿子早早地失去母爱，汪兴蓉于心不忍！思来想去，她执意选择要和蔡勇重归于好……

根据蔡勇交代，他们夫妻相聚的7天时间里，起始温馨的几天很快就演变成了疾风暴雨式的拳打脚踢，但他不知汪兴蓉为何没选择离开。

2013年3月20日，蔡勇被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刑事拘留。2014年3月，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故意杀人罪的蔡勇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赔偿死者家属22万元。2015年1月，此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，维持了中院判决。

汪兴蓉之死，令人难以释怀：当爱情遇上“促狭”绝症，唯一拯救的妙方，是自我解脱，而不是身置危境，得过且过。善良是女人与生俱来的传统美德，但绝不是人生从此一路安顺的保证。